

《秦女休行》本事考

叶文举*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学者对左延年《秦女休行》的本事庶几无考。本文根据相关的史传、作家的生平, 结合诗歌写作的特点和音韵学知识, 推断出《秦女休行》的本事应为汉末桓、灵之际的缙氏女玉为父报仇杀人而得以减死的故事。

关键词: 《秦女休行》; 本事; 缙氏女玉

中图分类号: I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1-0042-03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一杂曲歌辞之《秦女休行》, 收集有曹魏前期的左延年、晋朝傅玄、唐朝李白三人的同题诗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乐府古题的本事皆做了相应的考察, 然却没有涉及到此古题, 更谈不上此古题的本事了。到目前为止, 研究界关于这个乐府古题的本事无人注意。本文试图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文献对这个乐府古题的本事作一些考辨。

《乐府诗集》在《秦女休行》下有一个解题小序, 其云: “左延年辞, 大略言女休为燕王妇, 为宗报仇, 杀人都市, 虽被囚系, 终以赦宥, 得宽刑戮也。晋傅玄云 ‘庞氏有烈妇’, 亦言杀人报怨, 以烈义称, 与古辞义同而事异。” (笔者按: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下同)^① 从后面这句话来看, 郭氏是以左延年诗歌所叙述的情节为本事, 也就是说《秦女休行》是左延年第一次命名, 并非来自于民间的乐府旧题, 不是以旧题写新事, 它是文人自创的乐府题目。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文献资料考察, 以《秦女休行》为题创作诗歌的作家有左延年、傅玄、李白、杨维桢、刘基、乾隆等六人^②, 后五者都是袭用左延年所创之题。

故此, 我们必须考证出左延年《秦女休行》情节的本源, 也就是此诗的故事原型。徐公持先生曾推测左诗中所叙述故事原型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 他说: “篇中有 ‘平生为燕王妇, 于今为诏狱囚’ 二句, 所云 ‘燕王’, 或指燕王刘旦, 旦为汉武帝子, 元凤元年 (前 80) 因谋反事泄, 自杀。‘女休’ 或其妇, 坐其事而入 ‘诏狱’。”^③ 徐先生也许理解有所偏差, “为诏狱囚” 并非是因燕王谋反而起, 从诗歌的叙事上来看, 这时女休已经杀人, 左诗前面业已写道: “休年十四五, 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 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 [仆] 僵秦女休。” 正是因杀人而被囚, 所以才有下面 “丞卿罗东向坐”, 进行审问。试想, 如果因为燕王谋反而已入 “诏狱”, 她何以能够出来报仇杀人。况且刘向的《列女传》也未予记载。关于诗歌中的 “平生为燕王妇”, 到底如何理解, 笔者在文章的结尾还要讨论, 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关于女休复仇故事的记载诗歌中大致在同时期还见于曹植的《鞞舞歌·精微篇》, 这首诗歌接连叙述了七件 “精微”^④ 的故事, 一、“杞妻哭死夫”; 二、“子丹西质秦”; 三、“邹衍囚燕市”; 四、“关东有贤女, 自字苏来卿”; 五、“女休逢赦书”; 六、缙紫 “没身赎父躯”; 七、赵简子知贤聘女媧。曹植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写, 而是从故事本身的相似性加以比类叙述, 故我们很难从前后事件的时间顺序去推断女休事件的发生时间。前三件事情都是精诚打动上天, 而分别发生了极其灵怪的异象: “梁山为之倾”、“乌白马角生”、“繁霜为夏零”。后两件皆是女子愿以身代父赎罪使父生还的故事。而中间两件则都是女子复仇的事件。从曹植诗的本文来看, 苏来卿和女休的事迹较为相似, 说的都是为宗氏报仇的故事, 而且在叙述完两人的事情之后, 诗人写到: “俱上列仙籍, 去死独就生”, 这一句诗的大意是说两人因杀人都应受死刑进入死人的名册 (笔者按: 所谓 “俱上列仙籍”, 就是死亡的意思, 只是美言而隐晦的说法), 而最终苏来卿身被极刑, 女休却独遇赦免。曹植《精微篇》中所叙 “精微” 之事, 有五件可考^⑤, 唯独为宗氏报仇的苏

收稿日期: 2004-12-26

作者简介: 叶文举 (1974—), 男, 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 2004 级博士生,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文史研究。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一, 886 页, 中华书局 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② 杨维桢诗见于《铁崖古乐府》卷一, 刘基诗见于《诚意伯文集》卷二, 乾隆诗见于《御制诗集》初集卷三十二。请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③ 参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 154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④ 赵幼文解释道: “精微, 《吕氏春秋·大乐篇》高注: ‘精, 微也。’《太玄·元数》范注: ‘精谓精诚也。’” 参见其《曹植集校注》, 333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⑤ 参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333—334 页。

来卿和女休的事件，学者很难确定它们发生的时间。关于苏来卿的故事，曹植诗云：“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笔者认为“关东有贤女”这一诗句是有来源的。《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舞曲歌辞二《魏陈思王鼙舞歌》的题解写道：“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五曰《殿前生桂树》，并章帝造……陈思王又有五篇……四《精微篇》，以当《关中有贤女》。”^①从题解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植的《精微篇》就是模拟后汉章帝《关东有贤女》而作，诗中所反映的相关本事应该与章帝诗所说之本事有联系，惜章帝诗已经亡佚^②。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苏来卿的事件不会晚于汉章帝时期。虽然汉章帝的诗歌，已经不见于现存文献的记载，但在汉章帝时期，父母遭人侮辱而其子女为父母报仇的事件，史书中却有相关的记载，《后汉书·张敏传》写道：“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贯其死刑而降宥之（笔者按：肃宗即章帝，建初是汉章帝的一个年号）。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③我们可以看出，汉章帝建初之前，还没有象女休那样因为私人恩怨杀人报仇而被赦的法令存在。我们检阅《文献通考·刑考十下》知道，后汉章帝曾有两次大赦天下，一次是建初三年，一次是元和二年。^④我们结合《后汉书·张敏传》可知，所谓“建初中”，应当为建初三年。并且因为这件事，汉章帝还制定了轻侮法。^⑤而苏来卿为父报仇却被杀，很显然是发生在汉章帝建初三年之前，汉章帝可能正是有感而发，创作了《关东有贤女》。

那么汉章帝建初三年有人子为父报仇而最终被赦免的事件和女休的故事有无关联呢？我们知道，虽然《后汉书·张敏传》所记载“其子杀之”的“其子”可以作不是男子，而是女子解^⑥，但如此为孝义报仇，并引起汉章帝赦免的特别事件，《后汉书·列女传》、东汉后人所作的《续列女传》^⑦、皇甫谧《列女传》^⑧等不可能没有记载。女休的事件应与此事无关。

关于女子为己父复仇而得以生还的故事，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三人部十七报仇类，主要根据晋代皇甫谧《列女传》记载了两件事情^⑨，一件是缙氏女玉为父报仇，后因申徒蟠的辩护而得以生还的事件；另外一件就是三国时庞涓母赵娥为父复仇的故事，最终赵娥因逢赦书而得以保全。^⑩后一件事情正是傅玄《秦女休行》所记载故事的本事。关于前一件事情，《艺文类聚》卷三十三引了皇甫谧《列女传》曰：“缙氏女玉为父报仇，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欲论杀玉。申徒蟠时年十五，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减死论。”¹¹情

① 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三，772页。另，笔者按：本人疑此处的“关中”可能为“关东”之误，中东同韵（中切韵东），而且前面已提到汉曲五篇之一名曰《关东有贤女》。再者，曹植《精微篇》也写到“关东有贤女”，所以这里“关中”应作“关东”。

②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说：“其歌又有《关东有贤女》、章帝所造……共五篇，其词皆亡。”参见清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34页，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

③ 《后汉书》卷四十四《张敏传》，1502—1503页，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

④ 参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一《刑考十下》，1486页，中华书局1986年9月第1版。考之于《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确为两次大赦。

⑤ 轻侮法在汉章帝时期实行过一段时间。袁宏《后汉纪·孝章皇帝纪》写道：“（朱）晖好节槩，其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法者，率皆为求门户而生宥之。”至少说明了朱晖之所以能够宽宥死罪之人，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苏舆的言语说到：“谓以私人之义，犯国家之法。如郅恽为友人董子张报父仇杀人，诣县自首，令趣出狱。陈公思以叔父仇，格杀王子祐，汝南太守胡广特为原遣，并其事也。《张敏传》载，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而其子杀之，肃宗贯其死刑，遂定轻侮法。敏驳议不可，盖吏生之，为权宜，律赦之，则长奸耳。”参见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正文及其注释，242—24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这个法律到了汉和帝的时候，因为张敏的两次上书驳议才被废止。关于张敏上书进谏废除轻侮法的具体过程，参见《后汉书·张敏传》。

⑥ 所谓“子”，在古汉语中不一定专指男子，也可以指女子，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诗·大雅·大明》写到：“缙女维莘，长子维行。”毛传：“长子，长女也。”《史记·孝文本纪》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石崇《王昭君辞》写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其中“子”，俱是指女子。

⑦ 《续列女传》的作者虽然有所争论，但大抵为东汉后人所作，《四库总目提要》有所考辨，其所载人物一直到东汉和帝时期的梁嫕，已在章帝之后，也未见此事的记载。

⑧ 就近人所辑皇甫谧《列女传》佚文（参见清黄奭《汉学堂知不足斋丛书·子史钩沉》有其全部佚文，北京图书馆藏）来看，皇甫谧所记之事，一直到先秦都有。

⑨ 《艺文类聚》卷三十三，586页，中华书局1965年11月第1版。

⑩ 此事又见于《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庞涓传》，裴松之引皇甫谧《列女传》作了具体叙述，参见《三国志》，549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其又见于后出的《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庞涓母》。

11 西晋皇甫谧《列女传》成书在前，《列女传》虽然已经亡佚，但此事同见于皇甫谧《高士传·申屠蟠传》（笔者按：《高士传》写作“申屠蟠”，《列女传》也定作如此，而《艺文类聚》变作“申徒蟠”）。后来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卷五十三《申屠蟠传》，文字与《列女传》略异，曰：“同郡（笔者按，指的是陈留郡）缙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减死论。乡人称美之。”（唐李贤等注《谏，请也》）

节大抵如此。申徒蟠是东汉后期的一位高士^①，这件事情发生在申徒蟠十五岁的时候，应在东汉桓灵之际。但缙氏女不是“逢赦书”而生，而是作“减死论”，也未提到“平生为燕王妇”的问题。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与左延年诗歌中所叙女休事件的本事无关。但我们认真深入而不停留于表象地分析，也许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大家知道，作为与傅玄同时代的皇甫谧（傅玄的生卒年为217—278，皇甫谧的生卒年为215—282），去左延年生活的曹魏时期同样很近^②，如果左诗中所写这样一件引起很大凡响的女子为父复仇而得以赦免事件的本事确实存在，皇甫谧的《列女传》不可能没有记载。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傅玄的《秦女休行》所写肯定不是乐府旧题的本事，因为庞涓母赵娥无疑不会是左延年诗中的女休，傅玄的《秦女休行》实际上是借用了左延年《秦女休行》的旧题，而写了另外一件相类似的事件，他是对三国时候庞涓母赵娥的事情作了浓缩和艺术加工^③，但和左延年《秦女休行》所写为宗氏报仇杀人而得以赦免的故事核心完全一致，这也符合乐府古题早期的发展形态。胡适说：“这两篇似是同一件故事，然而数十年间，这件故事已经过许多演变了。被关吏呵问的，变成到县门自首了；丞卿罗列讯问，变成了县令解印绶了；临刑刀未下遇赦出，变成了‘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并说：“依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当日有一种秦女休的故事流行在民间。”^④胡适先生谈到了其故事细节的差别，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说这两篇诗歌“似是同一件故事”，则判断是非常偏颇的。郭茂倩已明确说过它们“义同而事异”。况且傅玄的《秦女休行》开篇就写道：“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这和皇甫谧《列女传》所写之本事极相吻合。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诗则明说女子“自名为女休”，实在应该在庞涓母赵娥事件之前另有其事。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艺文类聚》所记为宗氏报仇而得以生还的故事本引自皇甫谧的《列女传》，说明皇甫谧当时所撰此类事件也仅为此两件^⑤。缙氏女玉为父报仇的事情正好发生在庞涓母事情之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缙氏女玉也许正是左诗中的原型人物。申徒蟠一直生活到汉献帝时期，甚至可能到了建安中后期，左延年的时代与他极其靠近，关于与如此名声昭著的高士相关的事迹，左延年不可能没有耳闻。惜本事在左延年的诗歌中并没有具体地展示，只是通过一些形象艺术地进行了表现，这也符合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傅玄《秦女休行》对本事进行艺术的渲染一样，左诗对本事同样作了艺术的加工。我们上面说过，徐公持先生曾推测它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主要根据左诗“篇中有‘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二句，所云‘燕王’，或指燕王刘旦，旦为汉武帝子”，笔者对其不当之处已做过辨说。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徐先生在这里很可能是将“燕王妇”过于着实了。大家知道，诗歌是有一定虚构的。汉乐府《陌上桑》已产生在前，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将左延年《秦女休行》和《陌上桑》稍加对照，就可以发现汉乐府《陌上桑》对左诗的影响。《陌上桑》开头写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左诗《秦女休行》则云“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秦氏有好女”只是沿用《陌上桑》的一个套语，目的无非是叹其漂亮（笔者按，结合《陌上桑》的主旨，这里可能同时用其刚烈之意），未必真姓秦。^⑥《陌上桑》又写道：“罗敷前置辞：‘……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秦女休行》则云：“女休前置辞：‘平生为燕王妇，……’”和《陌上桑》中罗敷夸夫一样，左诗“为燕王妇”只不过是自显身份较为高贵而已。再者，女休之“休”字和缙氏女玉之“玉”字，汉魏时期，虽分属幽部和屋部，但极其靠近^⑦，甚至“玉”都可以读成“休”字之音，这一直保留到宋代之后，《重修广韵》卷五云：“玉，……亦姓，又香救切。”^⑧作为诗歌的写法，左延年其时也许只是用了“玉”的通韵之字“休”代替了“玉”字，于是“女玉”变成了“女休”之名。

括而言之，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没有记录《秦女休行》古题，更谈不上对其本事作出解释，同时《秦女休行》的本事也不见于其他相关的注笺。笔者根据有关的文献，推断《秦女休行》作为文人乐府，其本事应为东汉后期缙氏女玉为父报仇而最终因为其节义被作减死论的故事。

（下转第11页）

则指出缙氏女玉所杀之人是夫氏之党，并且明确说出是梁配向上级提出“减死论”，并得以批准。唐李贤等注引晋司马彪《续汉书》所记之事又略异，曰：“同县大女缙玉为从父报仇，杀夫之从母兄李士，姑执玉以告吏”也。参见《后汉书》，1754页。

- ① 申徒蟠年七十四而卒，是当时以孝道和高隐而颇有影响的一位名士，为郭泰、蔡邕等辈所重，董卓被诛之后仍然健在，可能一直活到建安中后期。其事见于皇甫谧《高士传》、《后汉书·申屠蟠传》。
- ② 左延年，事见《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至少在魏明帝太和年间仍有活动（太和为中为协律中郎将），是三国时魏诗人，精通音律。
- ③ 如果皇甫谧的《列女传》成于傅玄《秦女休行》之前，很可能后者受到了前者所叙故事情节甚至手法的影响，一诗一文相互映照。笔者另有专文阐述。
- ④ 胡适《白话文学史》，5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 ⑤ 《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载皇甫谧《列女传》六卷，未尝说其亡佚，说明该书其时尚存。欧阳询应当见过《列女传》全书，《列女传》中如有其他女子为父复仇而得以生还的事件，毫无疑问他是应该有记载的。
- ⑥ 明代冯惟讷《诗纪》说傅玄诗中“庞氏有烈妇”之“庞”一作“秦”，假设确实如此，也仅仅是傅玄用此意味女子之美且较刚烈而已，并非此烈妇真姓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 ⑦ 参见王力《汉语语音史》，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 ⑧ 宋陈彭年等修撰《重修广韵》卷五，参见周祖谟《广韵校本》上册，465页，中华书局2004年第3版。

代最早的弓形器是属于殷墟文化二期的，到西周早期以后就退出使用了。但在北方地区则仍保存有各种从弓形器演化而成的多种形式的金属挂缰钩。中原地区金属挂缰钩比北方地区早得多就退出使用，很有可能表明中原地区的御马术从西周早期就有了不同于北方地区的独立发展。故而，我们从先秦图像资料上见到的骑士是手持马缰的，先秦文献中描述的‘驾车’是‘六辔在手’，西周早期以前中原地区的御马术中也使用过挂缰钩的历史就湮没无闻了。”^[11]

参考文献：

- [1] 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55页.
- [2]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M].汉文大系第十卷,山房合资会社,昭和五十三年.23页.
- [3]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中华书局,2005年.210页.
- [4] 王引之.《经传释词》[M].岳麓书社,1984年.220~223页.
- [5] 高智群.《献俘礼研究》[J].文史(第三十五、三十六辑).中华书局,1992年.
- [6]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M].中华书局,2003年.10页.
- [7][10]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M].文求堂书店,昭和十年.209页,203~208页.
- [8][11]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中华书局,1997年.159页,29~34页.
- [9] 张政烺.《庚壶释文》[A].《张政烺文史论集》[C].中华书局,2004年.724~731页.
- [12] 裘锡圭.《说“玄衣朱褱”——兼释甲骨文“𦘒”字》[A].《古文字论集》[C].中华书局,1992年.350~352页.
- [13] 孙机.《从胸式系架法到鞍套式系架法——我国古代车制略说》[J].考古.1980(5).
- [14][16]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M].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62页.
- [15] 袁仲一.《秦兵马俑坑》[M].文物出版社,2003年.37~38页.
- [17] 林沄.《再论挂缰钩》[A].《林沄学术文集》[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308~309页.

New Review on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

HUANG Hai-lie CHEN Jia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dual-evidence method,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review on the preface of *Shuyutian*, formation time of *Dashuyutian*, and some specific problems in *Dashuyutian* and *Xiaorong*. Combining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archaeology and palaeography with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is overall research also attempts to refute some old fallacies, to analyse the name of ancient things, and to sho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

Key words: the book of poetry;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bronz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new review

(上接第 44 页)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ource Material of *The Song of the girl Qin Xiu*

YE Wen-ju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don't have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ource material of *The Song of the girl Qin Xiu*. This paper deduce that the source material of *The Song of the girl Qin Xiu* should be the story that the girl Gou Yu was remitted because of revenge and manslaughter for her father's injus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Han Emperor Ling and Xian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history, the author's life, the characteristic of songs and phonology.

Key words: *The Song of the girl Qin Xiu*; the source material; the girl Gou Yu